

「好了，大家，讓我們再一次——」  
「謝謝老師！」  
響應級長號召，學生們舉杯致上敬意。

大樹節，四月三十日。

這一天，士官學校舉辦了學級對抗模擬戰。  
黑鷲學級獲得勝利，當晚在食堂舉辦慶功宴。

「老師，謝謝妳帶領我們取得勝利。」

艾黛爾賈特微笑看著坐在身旁的貝雷絲。

「妳以前在傭兵團也負責指揮嗎？」

「不，我只負責殺敵。」

「老師在指揮方面是新人？那麼妳天生就具備才能呢。」

「……我希望是。」

這場模擬戰是貝雷絲初次上陣指揮，她並不清楚自己究竟有無才能。

為了確保往後仍能帶領學生漂亮取勝，必須加倍努力、持續精進自己——

貝雷絲下了決定，默默喝完杯中的飲料。

艾黛爾賈特則暗中打量著她。

貝雷絲跟常人不同，幾乎沒有情緒起伏，很難從表情動作判讀出內心想法。

二十一年前，修道院大火，『壞刃』傑拉爾特趁亂離開教團，據說貝雷絲是之後才出生的。

但艾黛爾賈特認為貝雷絲跟教團脫不了關係。

在修伯特提出懷疑前，她便察覺貝雷絲身上有一股十分特殊的氣息。

同類……同伴？

透過血脈或紋章感應到的氣息相當薄弱，艾黛爾賈特無法肯定。

只知道即使貝雷絲跟教團有關，自己也想與她親近。

另外，艾黛爾賈特一見到她就有『這個人跟我很合得來』的直覺……或該說是預感，今天的模擬戰已經驗證了兩人在戰鬥方面互相契合。

「老師，妳的杯子空了，我來幫妳裝滿吧！」

桌子對面的卡斯帕爾拎起鋼壺，伸長手幫貝雷絲倒滿果汁。

「之前我以為老師武藝普通，沒想到那麼厲害，說不定跟伊艾里扎老師不相上下喔！」

「嗯，老師揮劍的動作非常乾淨俐落，不浪費任何一點力氣，不愧是專業傭兵。」

「現在是『前』傭兵了啦，林哈爾特！」

「你也不要計較這種小事了。」

「老師——我想起來以前在哪裡見過妳了。」

多洛緹雅背著雙手，無害地笑著站到貝雷絲身後。

「去年花冠節，妳跟傭兵團一起來過帝都，對吧？好像是護送皇室的貢品……」

她伸手按住椅背，親暱地湊到轉身面對她的貝雷絲眼前。

「商隊浩浩蕩蕩經過街上時，我正好出來購物，看到了老師喲！」

「咦？真的假的？所以妳以前就見過老師啊？」

「呵呵呵，這表示我跟老師很有緣份呢！」

見多洛緹雅笑著握住貝雷絲的手，艾黛爾賈特沉默地轉開視線，拿起杯子喝了一口。

「……」是空的。

「艾黛爾賈特大人，您要喝什麼？」

修伯特之前發現她杯子空了，也問過同樣的問題，是艾黛爾賈特自己表示不用再倒。

「不用。」

艾黛爾賈特給他相同的答案，自己倒了一杯水，邊喝邊回想，去年在帝都見過老師嗎？

結論是沒有，去年花冠節她不在帝都。

按照多洛緹雅話中的邏輯推導，便是她跟貝雷絲老師沒有緣份。

艾黛爾賈特無言地放下杯子，想出去吹吹風。

她一站起身，班上同學的視線如群魚咬餌般集體聚集過來。

「各位……今天都辛苦了，請繼續享受慶功宴。我暫時離開一下，結束前會回來的。」

「艾黛爾賈特，妳要偷溜回去寫戰鬥報告嗎？我可不會輸妳，今晚馬上寫好交給老師！」

「菲爾迪南特，你連寫報告都要跟我比較是無妨，但麻煩你不要影響到老師休息。」

艾黛爾賈特搖搖頭，一個人走出食堂，見狀，貝爾娜提塔緩緩舉手。

「那個，我也想先回房間，晚點再過來收拾……」

「妳一進房間就不會出來了吧。」

林哈爾特精確無比的判斷讓她無法反駁，只能哭喪著臉抱住頭。

「嗚嗚……跟大家一起吃吃飯很開心，可是食堂人真的好多……！」

「這是、好的、經驗。貝爾娜提塔、加油！」

多洛緹雅收回停留在她們身上的視線，繼續跟默默喝果汁的貝雷絲說話。

「對了，老師，妳在帝都都有看過我們歌劇團的表演嗎？」

「沒有。」

「哎呀，為什麼？當時買不到票嗎？」

貝雷絲搖頭：「僱主給了票，同伴有去看。」

「那老師怎麼不一起去呢？」

「因為劍斷了。」

「咦？」

「劍斷了，我去修劍，帝都的鐵匠手藝很好，這把劍用到現在還不用換。」

「啊，這是老師目前說過最長的話喔。」

發現紀錄被刷新，林哈爾特立刻告知大家。

「居、居然是誇鐵匠修劍的手藝……老師難道是戰鬥狂嗎？」多洛緹雅面露錯愕。

「哈哈，戰鬥狂，跟老爹信裡寫的一樣耶！」卡斯帕爾莫名興奮。

「呵，我知道老師找的鐵匠是誰，他以前在艾吉爾家當食客，跟我是好朋友，我去年找他敍舊時，他正在修一把斷掉的劍。」

菲爾迪南特自豪地笑了笑。

「對，那正是在去年的花冠節，多洛緹雅，看來我跟妳一樣，也和老師有緣——」

「不，菲爾同學，我一介市井小民，可不敢跟貴族大人相提並論。」

「唔。」菲爾迪南特總覺得她語中帶刺。

「多洛緹雅，我們確實有身份上的差異，但在大修道院裡只是同班同學……」

「小佩托拉！」

多洛緹雅突然返回座位，對來自布里基特島的公主大人送上關懷。

「這裡的料理還合妳胃口嗎？」

「嗯，每一道、都很好吃。」

佩托拉望了一眼斜對面的菲爾迪南特，他正按著額頭，苦惱地思考被討厭的原因。

「老師！妳明天早上有空嗎？能不能指導一下我的武技啊？」卡斯帕爾期待地問。

「明天早上不行。」

貝雷絲收到西提司通知，要她明天早上跟級長一起去辦公室找他。

……對了，還沒跟艾黛爾賈特說起這件事。

貝雷絲看了看時間，艾黛爾賈特說結束前會回來。

但要是等她回來又忘記跟她說，那就麻煩了。

「真可惜，那就下次吧！」

「嗯。」

貝雷絲對卡斯帕爾點點頭，起身離開食堂。

始終默默觀察眾人的修伯特陰沉地一笑，繼續啜飲杯中的特芙飲品。

「——艾黛爾賈特。」

貝雷絲在黑鷲教室發現艾黛爾賈特時，她正在翻閱模擬戰的戰績報告。

「老師？慶功宴提前結束了嗎？」

艾黛爾賈特抬起眼眸，對她露出微笑。

「沒有。」

「那麼……妳有事找我？」

「嗯，明天早上八點，跟我一起去見西提司，他要說明下一節課題的內容。」

「好的，我會提前十分鐘在老師房門外等妳。」

「謝謝。」

「不客氣，這是級長的義務。」

艾黛爾賈特放下戰績報告，轉身面對貝雷絲。

像這樣兩人獨處的時候，更能明確地判定，是貝雷絲類似同伴的氣息令她感到安心。

另外，她覺得貝雷絲身上的味道非常好聞……是一股沁人心脾的柔和香味。

因為實在太好聞了，她還私下詢問過修伯特，有沒有在哪裡聞過類似的香味。

修伯特卻難得流露出不懈的神情，說不明白主公指的香味是什麼。

「那一位身上沒有任何氣味，不曉得是用什麼方法消除，我常常沒發現她從背後靠近。」

藉著同學們談論老師的機會，艾黛爾賈特旁敲側擊地問過其他人。

大家都說老師比起傭兵更像刺客，不光走路沒聲音，身上也沒味道，每當她從背後接近

時，根本沒人能發現她。

「除了老師剛從浴場出來的時候吧？那時她身上也有香皂的味道喔。」

多洛緹雅含笑多說了兩句。

「話說回來，小艾黛爾，妳好像對老師很有興趣呢？」

興趣……的確是很有興趣，想進一步瞭解她。

艾黛爾賈特望著貝雷絲，主動提出話題。

「老師，妳喜歡大修道院的料理嗎？看妳剛剛一直在吃，妳最喜歡裡面哪一道呢？」  
「？」

「喜歡的料理太多，很難抉擇嗎？」

「不，我沒注意味道。」

「沒注意？老師，那妳一直吃是因為……」

「為了補充體力。」貝雷絲理所當然地回答。

「補充、體力？」

「嗯。」

「……」

艾黛爾賈特怔了怔，忽然背過身去，努力地壓下對皇女而言毫不優雅的爆笑衝動。

貝雷絲看她憋笑，想到傑拉爾特說過吃東西必須細嚼慢嚥，稍稍進行了自我反省。

「失禮了，老師……」

過了一會，艾黛爾賈特回過身，微笑著抹了抹眼角。

「妳真的是，比我預想的還要特別呢。」

「？」

「慶功宴差不多該結束了……我們回去吧，老師。」

貝雷絲點點頭，領著她一起走回食堂。

途中，艾黛爾賈特不經意地望向天空，微微一笑。

獲得勝利的夜晚，月色看起來特別美好。

時節流轉，芙朵拉再次迎接大樹節的來臨。

初春，乍暖還寒時，清風捎著涼意，輕輕拂過臉頰。

艾黛爾賈特身穿睡袍，站在露台上欣賞皇城庭園的夜景。

不久，背後的寢室傳來開門聲。

艾黛爾賈特再稍稍站了一會，便感覺到身後有人悄悄靠近。

貝雷絲走路仍然沒有聲音，而她身上的氣息……也一如既往地讓艾黛爾賈特感到安心。

「今晚的月色也很美呢，老師。」

艾黛爾賈特轉過身，微笑注視貝雷絲。

「是因為跟妳一起看的緣故嗎？」

聽她這麼說，貝雷絲抬頭仰望天空。

月光落入她眼中，顯得更加聖潔美麗，令人為之心動。

艾黛爾賈特看得入迷，尤其在貝雷絲垂眸望來的那一刻，感覺心臟被緊緊地攬住了。

「艾爾？」

貝雷絲走到她身前，疑惑地摸了摸她的雙頰。

「為什麼……臉頰這麼熱？」

因為妳比月色還美——艾黛爾賈特紅著臉摟住貝雷絲的脖子，抬頭吻上她柔軟的唇。

本想淺嘗輒止，偽裝成一瞬間的情不自禁，誘使貝雷絲反過來親她。

然而，一接觸到貝雷絲的呼吸，她就停不下來了。

艾黛爾賈特貪婪地吞嚥著貝雷絲的氣息，滿腦子只剩下跟她合而為一的念頭。



被艾黛爾賈特褪去衣物壓倒在床時，貝雷絲也拉開她的睡袍，撫上她左胸前的吻痕。昨晚在她身上留下的愛印都還沒消退，只有顏色稍稍變淡而已。

「貝雷絲、貝雷絲……」

艾黛爾賈特忘情地呼喚著，將臉埋入她頸間吸吮，而後一邊親吻，一邊愛撫她的身體。給予充份刺激後，送上海潮般連綿強烈的至高歡愉。

取悅貝雷絲數次後，艾黛爾賈特回味著她柔媚性感的喘息，溫柔地親了親她的唇。

「……好愛妳。」

貝雷絲撫摸她滿足微笑的唇角，反過來將她壓在身下。

「我也愛妳，艾爾。」

貝雷絲低下頭，以更加熾熱的愛意作為回應。

「最近我在想……我的出生，一定就是為了遇見妳吧。」  
早上，兩人一起沐完浴後，艾黛爾賈特坐在鏡前讓貝雷絲替她梳髮，微笑著說道。

「遇見了妳我才知道，原來生活裡美好的事物隨處可見。」

「以前不覺得嗎？」

「嗯，以前我不喜歡黑暗跟夜晚，但現在覺得月光下的庭園別有一番風味，黑暗之中……也淨是甜蜜的回憶，所以我也變得喜歡了。」

「甜蜜的回憶？」

貝雷絲一時沒反應過來，幫艾黛爾賈特戴上雙頭鷲冠，替她稍稍整理額前細髮後，猛然想到她是指兩人的情事。

「艾爾……」

見貝雷絲臉頰微微泛紅，艾黛爾賈特忍不住笑了。

「沒有打算捉弄妳，我是說真的。我很喜歡跟妳的肌膚之親，難道妳不喜歡嗎？」  
雖然不知道話題怎麼轉到這裡來的，貝雷絲還是誠實回答。

「很喜歡。」

說著，貝雷絲半跪在坐著的艾黛爾賈特身前，替她戴上戒指。

「呵呵，我們現在的姿勢，好像妳在跟我求婚一樣呢。」

「……我可以保證的是，在心跳停止前，我會一直陪在妳身邊，用生命全力愛妳。」  
貝雷絲捧著她的手，緩緩說道。

「艾黛爾賈特·馮·弗雷斯貝爾古，妳願意……跟我共度一生嗎？」

艾黛爾賈特怔愣片刻，開心地笑了起來，眼角卻不自覺泛淚。

「我當然願意……貝雷絲，妳總是無條件配合我的任性。」

貝雷絲為她抹去淚光，隨即見她拉開梳妝台的抽屜，取出一個小盒子。

「這是我為妳打造的，貝雷絲。」

艾黛爾賈特半跪在貝雷絲身前，打開小盒子取出戒指，不容拒絕地替她戴上了。

「我一直想送給妳，終於找到機會了。」

貝雷絲低頭看著套在她左手無名指上的戒指。

尺寸剛好，款式跟送給艾黛爾賈特的戒指一樣，中間鑲著天青藍色的寶石。

她特地挑選了貝雷絲眼睛的顏色。

「謝謝妳，艾爾。」

貝雷絲沒想到會收到戒指，舉高手看了一會，不知不覺地笑了。

「不過，一直戴在手上，妳工作會不方便。」

艾黛爾賈特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銀鍊，替她做成項鍊戴上。

「這樣就可以隨身攜帶了。」

「嗯。」

貝雷絲笑著拍了一下胸口，滿意地回頭親吻幫她拿來披風的艾黛爾賈特。

艾黛爾賈特在她熱烈的吻勢下，努力幫她披上披風，整理好儀容。

再次照過鏡子確認過外表後，艾黛爾賈特伸出了手。

「那麼，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走吧，貝雷絲。」

「好。」

皇帝和她的侍衛官再度交換了笑容，便一同離開寢宮，朝著政務廳走去。